

# 编织袋里的回家路

## 夫妻将病故的2岁女儿装入编织袋 要“完完整整带回家”

这是一个关于回家的故事，  
一个现实版的《落叶归根》。

两岁多的乐乐病重走了，没车愿意接她回家。年轻的父母滞留合肥一整夜。他们买了一个编织袋，含泪将女儿的遗体放在里面，慢慢地合上拉链。之后，便匆匆地直奔车站。家里，是亲人再见一面的急切。可女儿的回家路，走得不那么顺利……

孩子在外婆的怀抱里踏上回家路



### 车站安检，行李袋中竟然装着一个人

“你们如果不来，恐怕我都已经到家了。”恼羞成怒的父亲杨成甚至怪罪民警。因他算好了时间，9点10分发车，只要2个多小时，就抵达老家霍邱。那样，一家人就会再见到女儿一面。

4月22日上午9时许，一个红色碎花的编织袋被拎进来，走到旅游汽车站安检口，杨成手里攥着四张回家的车票，乐乐的外婆和小姨随后，神色凝重。

行李都被一一送上安检仪传送带上，只要几秒钟时间，就会滚落到另一头，然后被提着各自踏上终点。

杨成迟疑了一会，但还是把行李袋递上，忐忑不安又小心翼翼地放稳。“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！”安检工作人员叫出了声，叫停了对方取行李袋的举动。

这名女工作人员惊愕不已，她指着那只行李袋，头又不自觉扭向仪器屏幕，“里面有个像人一样的东西。”

车站方拨打了报警电话，等待期间，父亲杨成从兜里掏出几张纸据，解释着，“她是我女儿，死了，这是死亡证明，你看。”

民警赶到后，要求开包检查，这只行李袋确实有一具女童遗体。

### 落叶归根，只为带逝儿回家再看一眼

在民警劝说下，杨成将行李袋挪到外面广场上，不发一言。

民警对其妻进行询问中得知，袋里是其年仅2岁的女儿，已患重病死亡。

“我就是带她一起回家，你们凭什么不给带！”面对指责和质疑，杨成情绪有些激动。“我就想让她完完整整回到家后，让娃的亲人再看一下。”杨成扯着嗓子吼，每句话的开头都带一句“我就是”，言语透着不可商量的倔强。

目光注视在大号行李袋里，那是女儿最后的归宿。袋口的标签还没扯去，

周围还被缠绕着几圈胶带。旁边一只卡通塑料袋里，则装着女儿生前住院时用的物品，一件也没舍得丢。

“什么病？”民警问，“手足口病……”杨成淡淡说出。

擅自携带遗体乘坐客车，从法律和卫生角度考虑，车站方当然拒绝了这一要求。

乐乐的母亲有些失控，眼神生硬，频频掉泪。她吐露，女儿病死他乡，自己只是单纯地想带着女儿一起回家。也担心路途奔波被人发现，迫不得已，才含泪装进行李袋中。

### 僵持不下，家人拒绝提议搭车离去

殡仪馆车辆赶到，按照处理方案，乐乐的遗体将先期送往殡仪馆保存。

这一提议被杨成当场否决，“不行，我就是带女儿回家，一天都不能耽搁。用车送，需要钱啊，给孩子瞧病，钱也不多了。”父亲的坚决程度让民警始料未及。

“让家人来合肥再看一眼吧……”“已经跨区域了，殡仪馆车辆不会出城的。”无论警方和民政人员如何劝说和提议，始终没有商量的余地。

“客车你是没法坐了？带着遗体怎走？”民警问。

“哪怕走路就成，只要能带娃回家。”一家人态度坚定。“但这不现实。”

最终，在僵持了2个多小时后，乐乐的父亲再次拎起行李袋，头也不回坚持离开。

一行人走了100多米，拦下一辆私家车，“一口价，600块钱。”杨成也没还价，直接钻上车，那个行李袋则被塞在后备箱里，不知情的车疾驰而去。

### 悲伤隐藏在至亲内心深处

乐乐最后的时光是在省立儿童医院度过的，儿科重症监护室金主任介绍，乐乐是20日夜9时许送到医院，病情已非常危险，“都下达了病危通知书。”

那一瞬间，夫妻俩觉得好像“天塌了”，悲伤从黑夜遁入白天。

离开医院前，母亲向医生要了两个医用口罩后，又折回去，又讨了两个，随行4人一人一个。“她说，孩子得的是传染病，也怕被传染。”在这对质朴的农村人眼里，孩子即使走了，病还会一直留在身上，有人会避之不及。但他们不知道，孩子身体已不再传染。

杨成希望家里能找车接乐乐“回家”，但没有车主愿意来。

一家人在陌生的城市里漫无目的，杨成又买了一个编织袋，将乐乐放在里面，天色已晚，就在医院附近找了家小旅馆安顿下来。“一晚上都没出门。”带女儿一起回家，哪怕再难，这是一家人最单纯、最迫切的想法。

“我们也想过送殡仪馆，但家里人都想见孩子最后一面。”杨成拎着编织袋，小心翼翼地每走几步，就要停下来，把袋子往上掂一掂，尽量不让袋子落地，背后踉跄的妻子则不时托着，担着一些重量。

就这样，一家人抱着“像睡着了一样”的乐乐，抹泪离去。

(文中除医护人员外，其余人均化名)  
记者 张敏 张巍/文 李超钰/图

## 史永生回来吧，别让老母亲也生前遗憾 儿子失踪3年，72岁母亲夜夜垂泪盼儿归



72岁的刘太英家住合肥长江东路老幼师宿舍，3年前，儿子史永生离家之后，杳无音信。眼看自己衰老，刘阿姨找儿子的念头越来越强烈。“不管他在哪里，就想知道他平平安安的。”刘阿姨念叨着。

### 儿子突然失踪 3年多无音信

刘阿姨清楚地记得，儿子史永生最后离开家是在2010年4月，合肥的大雪刚刚停歇。2007年，史永生被确诊患上了精神分裂症。为了给儿子治病，2008年刘阿姨一家人从寿县搬到了合肥。期间，史永生的病情好转，但一件输钱的事刺激了他。2010年4月，他突然说要出去找工作，然

后就再也没有回来。

### 老父患病去世 临走前留遗憾

“他走了没几个月，他父亲就患上了病，2011年元月，他父亲去世。”刘阿姨说，丈夫在去世之前最大的心愿就是见上儿子一面。

“他父亲临走前没能见上他一面，我今年也72岁了，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他一面，想到这个，我就天天伤心得很啊。”抚摸着儿子留下的东西，刘阿姨喃喃自语道。

读者朋友们，如您知道史永生的相关信息，可与本报记者联系：18656158523。

杜长荣 记者 刘海泉 文/图

市场星报

市场星报

中国最具成长性媒体

新闻热线：0551-62620110 广告热线：0551-62815807  
发行热线：0551-62813115 安徽财经网：www.ahecjijing.com